



怀念霍老

□张鹰

看到《人民日报》陕西频道报道:陕西师范大学、甘肃天水师范学院同时举办纪念霍松林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消息后,6年前,我们专程赴陕师大拜访霍老的回忆,再次闪现在眼前。

2015年11月28日,在民建西重支部主委薄福山先生的引荐下,未央区作协、未央区文联和未央区政协文史委部分同志,一同前往陕师大拜访看望霍松林老教授。霍老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国学泰斗、国学唐宋诗坛界的权威人士,又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古典

文学专家诗鉴赏家和文艺理论家。霍老1921年9月出生于甘肃天水市琥珀乡。幼年时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被于右任看中,资助其完成学业,并结为文学挚友。曾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于右任,身居台湾后还时常挂念着霍老。1959年4月,于右任在其八十大寿时还问身边人:“那个霍松林有无消息?他可是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啊。”

1951年霍老赴陕执教至今,数如一日,献身教育,勤于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就斐然,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高度赞誉。在陕西师范大学家属院霍老家里,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时年95岁高龄的霍老,头脑思维清晰,说话声音洪亮,视力

也好,只是听力有些迟钝。霍老谈道:“我现在很少出家门,但仍关心国家大事,订了几份报纸每天阅读,我喜欢文学的兴趣不减,贾平凹举办的文学活动,我有时还去参加。”当谈到如何写好诗词时,霍老说:“一是从小要多背经典好诗,二要勤奋多写,三要爱和喜欢写诗的朋友商谈讨论,写出好诗就不难了。”在参观霍老的“唐音阁”书房和工作室时,我们看到书柜中摆满了各类书籍,墙上挂着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亲笔签名的“赠松林老弟”照片及书法作品,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请未央作协的朋友,把你们的文学作品给我,让我看一下。”霍老不忘关心文学爱好者。还主动向我们讲授他的文学创作经验:“诗文的写作没有什么诀窍,你们要熟读古今

名作,深入领会其精髓。熟能生巧,要多读多看,多交流。”拜访即将结束时,未央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宏把自己拍摄的《汉城湖夜景》照片赠给霍老,未央作协副秘书长杨长弓把创作的小说《背负承诺的女人》和作协理事李兴茂撰写的《未央民俗》也一同赠与霍老。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谆谆教诲言简意赅。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不显倦意,并和我们合影留念。考虑到霍老的身体状况,我们依依不舍地与他告辞,他起身与我们一一握手,亲自把我们送至门外。

时至今日,恰逢霍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德高望重、誉满神州、的泰斗级大师。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弘扬霍老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使其发扬光大、薪火相传。

牵着太阳走来

□周刚振

是什么时候
老虎岭又生长出一棵
铁塔的大树
当晨雾渐渐隐退
我就迫不及待地翘望
那即将升起的朝阳
是怎样将大树的影子铺向山谷

我默默地去追寻
反反复复地去寻找
可究竟要找出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
阳光透过铁塔的空隙时
将分割出无数块光束
这些被铁塔折射过的光芒
塑造出我坚强的性格

站立另一个山头
我举起相机欲拍下这美妙的瞬间
倏地发现
有一群钢铁的雕塑者
牵着太阳走来

擎天柱

□刘红云

崑崙九州听,红船百岁春。
飞龙行空吼,旭日映青林。
寂寂花馨醉,啾啾鸟语频。
开怀歌盛世,善政施情深。
盾鏖千山路,扫清四海云。
中华立擎柱,赤县颂平君。
挥仗治贪腐,鞠躬扶困人。
初心重提起,主义献于民。
驱虎圆国梦,统台静待音。
举旗跟党走,铁建献红心。



渭河宝鸡峡「乾坤弯」

李世平 摄

古城健步走

□廉涛

有时候,人的一种爱好和习惯的形成会有许多偶然的因素。2003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民航第十四期中青年管理干部研修班期间,班上有5名同学是飞行员出身,他们对体育锻炼极为重视,个个腰板笔直、身材健硕、红光满面。那时候学院所在的北京望京地区正在大规模建设,马路宽阔、行人稀少。晚饭后,在这几位飞行员出身的同学带领下,我们便会沿着望京大道行走两三个小时。起初,我有些吃力,走走跑跑才能跟上同学的步伐,一个月后,我勉强能跟上。如此,三个月后,晚饭后如不走路我就觉得缺个啥,浑身上下感觉不自在了……

在英国德温特河畔,有一座小城德比,城虽小,但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却比比皆是。在英国德比的R.R.总部45天的学习研修期间,健步走便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晚饭后,同学们便会沿着德比城外圈,迎着落日的余晖,踏着绿草茵茵的草坪,听着清清的流水,望着参天的大树,绕行一大圈,十分惬意!

回国后,与我住的小区毗邻的西安市高新区唐遗址公园成了我最理想的健身场所。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会沿着唐延路与津惠路中间的唐遗址公园的林荫小道美美地行走,看着两边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看着这里一天变成了西安的金融大街,看着这里折射出的西安近30年的沧桑巨变……外地亲朋好友来西安,我会把他们带到唐遗址公园里一起健步走,会情不自禁地给他们讲唐诗宋词里展示的体育运动在古代中国火热开展的盛况。

这些年,没有特别的事情,一般我晚上都会健步走。下雨时,我会在家里走;出差时,如遇不好的天气,我会在酒店的楼道里走,上下地铁站我会走步道。

如今,国家把全民健身作为一项战略,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刚刚结束的十四运会在西安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热,无论是秋风习习的清晨,还是月明星稀的晚上,到处都能看到健步走的人们,步行上下班的人也越来越多。西安的道路也因为十四运会改造得越来越宽,小区周边的健身公园、广场也越来越多,可以预见,健步走这项简单易行的健身运动必将越来越受到全民青睐。

恋恋江南

□耿昊

有幸读到一副对联之上联:“提锡壶,过西湖,锡壶坠西湖,惜乎锡壶。”也由此痴迷于江南的烟雨,迷恋于江南的街市。

江南,或诗,或梦。那是暮色中的哀婉,繁华中的静默。那里有一代人最温柔的缱绻,西湖断桥的相逢,陆游与唐婉在沈园的最后一面,容若与沈宛的初次邂逅。是柔,是画舫三千,是浅斟低唱,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所以也曾设想自己腰缠万贯,在烟花三月的季节,直下维扬。去体会“烟笼寒水月笼沙”

的婉约;体会“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繁华;领略“村连三峡暮云起,潮送九江寒雨来”的神妙。可那终究是痴想,我相信描写它的每一段文字都是裂帛上的刺针,可那情是真的,切的。在那青石长街,在那潺潺水边,落日晚霞,静壁沉烟。那是江南特色的哀愁,江南应有别离,不应是泪眼婆娑,困顿失意的无奈。它经纬着离别之思,这样才能体现出折柳寄梅的天涯之思。它是柔弱的,但也不缺乏烈性,这种柔弱夹杂着韧性,似南巷清风中混杂着北

巷酒香的香醇,即使细若如丝,但终究藕断丝连。那是种“弱柳从风疑举袂”的弱,那是“虞姬虞姬奈若何”的烈。但它终究是归宿,无数人的归宿。一次意外,让我读到了最精彩的下联。一个男孩捧着辛夷花站在西湖边说道:“执辛夷,念心怡,辛夷赠心怡,心仪心怡。”这才是江南,袅袅西子,如斯之美,淡淡正相宜。从此它收容了我一颗漂泊的灵魂,收下一片灵秀,一片浪漫。

柳依依,水潺潺。 履痕处处 梦入江南,时不还。

橘子红了

□杜文涛

“橘子红了!”

友人发来微信,随即发来一帧照片。照片里汉江碧绿,澄澈的江面映着一湾绯红的橘林。照片的右上角近处,坠着一枝晶莹剔透的橘子,在柔和的阳光里,正闪烁着笑意撞向我的脸颊。

友人黄姓,名仁勇,多年前下村时相识。他人耿介,性明朗,专业农校烟草,常年泡在田间地头,暇了喜读文史。先涇河,又四季河,再渭河,再岚河,一直在河边的乡镇转,现为汉江大道河一镇之书记了。

大道河镇曰为橘茶小镇。遍坡的橘,漫山的茶,诵一遍,齿舌便生香了,更何况是照片里钻进眸子里的束束红橘,忍不住便要挪动起脚步。

仁勇在汉江边码头迎我,递给我一个橘衣刚送他的红橘。橘子红彤彤的,饱满有光泽,鲜艳若玉,我不忍撇开,放进车窗前,成了眼帘边一路的景致。

江边码头一侧悬崖陡峭壁立,几位工人身悬铁架,手持风枪平整崖面,喷水的枪头发出嗡嗡的叫声,不时有削掉的崖石坠落。仁勇指着崖面说,石崖临江又临道,我们想变荒芜为风景,把崖面处理平整了,画上一幅橘茶小镇风情画。

身边隆隆作响,有长长的火车驶过。仁勇说,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家作出“三线”建设重要战略决

策,修建途经大道河镇的湖北襄樊至重庆的襄渝铁路,史称“2107”工程。全长九百多公里的鄂、陕、渝三省襄渝铁路沿线,一时涌进近百万名筑路的铁道兵、学生兵及民兵,仅大道河段便驻扎有数万人修路大军,先后有数百人献身,仅大道河镇老庄子烈士陵园就安葬有21位铁道兵烈士。我们岚皋县三个民兵连先后有105名民兵牺牲。“三线”精神已列入我党精神谱系。我们想借用大道铁路乘降所上不再使用的几间工房及周边场地,征集当年生产生活用品及相关文物,筹建一处岚皋县大道河镇三线建设展示馆,以此来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并展示给今天的我们。

仁勇身在一个小镇,格局却有汉江般长远。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父亲当年也曾参与铁路修建,只不过建的是西起阳平关东抵安康的阳安铁路,那是一条与襄渝铁路有着勾连的路。我为仁勇的想法称好,并诺言捐出所藏关于“三线”建设的几本书籍,以支

持小镇所谋划的大业。

我们爬上江边的一面橘林,见到了橘林深处仁勇他的几位同事,他们约着现场来商讨几天后在此即将举办的今年红橘采摘节的细节。

橘林里,仁勇和我面向汉江而伫。橘林点点,江水莹莹。仁勇说到橘林,说到汉江,继而轻声言道:镇有边界,景却无界,江的对岸是本县的民主镇,那里有陕南最大的古堡全胜寨和寨上的红色故事;江的上游是紫阳县的洞河镇,那里是京剧声腔之母汉剧的发源地;江的下游是汉滨区的大竹园镇,那里有着更大面积的茶园。这三县四镇自古姻亲相通,人文相近,产业趋同,他已与他们取得共识,依托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签订了“新时代跨县区四镇绿色崛起协同发展框架协议”,通过统一规划,整合资源,逐步打造起“观十里茶花、游沿江美景、品汉江鱼宴、购汉水柑橘、住江岸农家”的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沿江四镇在乡村振兴中有突破性发展。

橘林一片嫣然,弥漫着成熟而又美好的灿烂。听着仁勇的言谈,想起多年前认识他那时初出校门的样子。我在想,仁勇熟捻了,和这橘林一样,和这泛香的时节一样,有了人生季节深处的美丽。

钛城老区

□毛亚云

站在宝钛老区旁的杨家山山顶举目四望,漫山树木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彩斑斓。一片苹果地里,果农们正在摘果子,红彤彤的大苹果在枝头笑弯了腰,漫山遍野的彩色,组成了秋天最美的图案。

下山原路返回时,我遇见了许多晨练的人。抬头望,生活区楼前房后的银杏树,染上了黄色,耀眼夺目。一阵风儿吹来,银杏叶片飘落,像极了蝴蝶在翩翩起舞,一落到草地上,草又添了几多雅致,更显出了秋之静美。

行至西大门,连日秋雨使廖家沟的后山涌起了浓浓雾气。西大门桥两侧,正在绽放的野菊花尽情展示着灿烂与高洁。一丛丛、一簇簇,开得那样蓬勃热烈。一路前行秋风扑面,沿途的厂外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绿的沉静、黄的精致、红的艳丽,叫人不忍驻足欣赏。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已变黄,在风的召唤下不时跌落,踩在脚下沙沙作响。

站在清水河边细看秦岭,满山的树和连绵不断的山峰出现在我面前,浓浓绿阴层林尽染。不远处,山坡上的水晶柿子火红火红,宛如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实在惹人怜爱。顺着公路蜿蜒而行来到桥头,这里山明水净、深幽清雅、树木林立,空气异常甘甜,一幅纯天然美景。再往上游,清水河上游的一侧泉眼在潺潺流淌,为了喝上清甜甘甜的矿泉水,周围职工常自带水桶,穿行于此。一来锻炼了身体,二来喝上了泉水,岂不快哉。拉水人三三两两行走其间,轻松恬淡,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这个浓淡相宜的季节,我行走在这块沃土上,感受着老区的绚丽多彩。今天的老区已由当年荒凉的秦岭北麓清水河畔,变成中国钛工业生产科研基地。当年那些朝气蓬勃、来自五湖四海的开拓者建设者们,虽已进入生命的秋天,却依然热爱宝钛,他们把一生的才华和智慧都奉献给了钛工业。如今,他们的儿女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不忘父辈初心,牢记历史使命,守护着这片热土,沿着父辈们指引的方向拼搏前进。



青黄尽染银杏叶 高博 摄